

渡边淳一自选集017

◎ 渡边淳一  
樱花树下


 文匯出版社

# 樱花树下

程丽敏 译

Watanabe Junichi

「日」渡边淳一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樱花树下/(日)渡边淳一著;程丽敏译.—上海:

文汇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80741-834-4

I. ①樱… II. ①渡…②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2814号

图字:09-2008-554号

桜の樹の下で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 © 1989 by 渡边淳一

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新潮社1996年版译出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Wenhui Press

All right reserved.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。

[渡边淳一自选集017]

樱花树下

作者/[日]渡边淳一 译者/程丽敏

出版人/桂国强

责任编辑/闻之 装帧设计/张晋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/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彩色印刷/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/装订/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版次/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/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毫米 1/32 字数/320千

印张/12.875 印数/1—50000

ISBN 978-7-80741-834-4 定价:33.00元

# 目录

花 倦.....	1
草 青.....	19
寻 梦.....	41
追 花.....	57
初 夏.....	87
薰 风.....	117
云 涌.....	139
神 火.....	163
阵 雨.....	187

寂 秋.....	219
晴 雪.....	249
山 茶.....	273
雪 夜.....	303
立 春.....	335
花 明.....	359
惊 魂.....	377
解说 / 小川和佑.....	397

花卷



从平安神宫的南神苑转到西神苑，然后一直走到能望见小桥的东神苑，游佐恭平感觉有点累了。

两小时前离开鸭川河边的旅馆后，从东山沿着这条樱花盛开的河岸一路观花，一直走到了平安神宫。眼下正是樱花最美的季节，但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、一下子花又看得太多的缘故吧，樱花树下的游川突然想起了“花倦”这句话。

开得太盛的樱花反会使人疲倦。

最初樱花的娇艳确实令人惊叹，但看久了，那种花团锦簇、斗媚争妍的姿态反叫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，继而一种不可言状的倦怠便会在全身扩散。

“太奢侈了吧……”游佐自言自语地在池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今天给游佐带路的辰村凉子也笑眯眯地坐到了游佐的身边。

“您累了吧！”

“不，没什么……”

游佐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和凉子之间如同父女般的年龄差距，不由得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这花开得实在也太多了。”

凉子似乎不明白游佐到底在说什么，只是漠然地望着池面一语不发。

“不过，的确很好看啊……”

眼前盛开的垂枝樱压满了枝条。从远处看，枝头上缀着的确实是一朵朵小樱花，但稍从远处望过去，则像一把浮在半空的巨大粉色花伞。

市内的染井吉野<sup>①</sup>虽然已经开始凋谢，但时下却正是垂枝樱的花盛期。从鸭川河岸到平安神宫，游佐一路享尽了垂枝樱的美色。

其实，游佐在别的地方也观赏过很多染井吉野和山樱，但一路看起来全是垂枝樱倒还是第一次。

---

① 染井吉野：日本代表性的樱花品种。——译者注



这么说，令人疲倦的莫非是垂枝樱吧！

“知道樱花为什么这么美吗？”游佐把手搁在额头上，似乎想挡住上午刺眼的阳光。

“有什么特别原因吗？”今天的凉子白色连衣裙上系着红色的皮带，一头齐肩的直发。

“因为樱花树下埋着尸体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凉子战战兢兢地将视线移到了眼前的树根上。

“树下有了尸体，樱花会开得更多吗？”

“说不定死人的血啊肉啊会被当作营养吸收啊。”

“您是说樱树吗？”

“你看这樱花开得发疯似的，会不会是死人的疯癫在作祟啊？”

可能这些话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来讲未免刺激太大了吧！看到凉子神情严肃地盯着树根发愣的样子，游佐又改了口：“当然只不过是传说而已。”

“可是，真的有过这种事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不会有人为了樱树特意把人埋在树下吧……”

“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啊？”

“或许曾经有个人知道自己的病没法治了，嘱托他人将死后的自己埋在树下吧！”

眼下才四月中旬，凉子扬起还没晒黑的白皙脸蛋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好可怕的传说啊！”

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学生在垂枝樱和两人之间走过。虽然今天不是休息日，但已近正午，正是游客增多的时间。

学生们渐渐走远了，游佐再次抬头看着樱树。

“不过，树下埋着尸体的好像不是垂枝樱吧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记得应该是染井吉野吧！”

其实游佐也不曾对樱花做过什么调查，只是觉得那在空中伸展的枝头上缀满了樱花的染井吉野，似乎隐藏着樱花的疯狂。

“染井吉野不但妖艳，而且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哀愁吧！无论花开还是花落时，都太竭尽全力，让人看着心酸。”

“是的”。

凉子生硬的声音像是在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“相比之下，这垂枝樱呢……”

凉子歪着细长的脖子看着突然打住的游佐，似乎在问“到底是什么”？

“就有点淫邪。”

“淫邪？”

“你不认为垂枝樱有种淫邪的感觉吗？”

凉子似乎不太明白游佐的这些话。

“垂枝樱的花色太浓，太逼真了。”

染井吉野不管怎么开，花色总是淡淡的，有种虚幻的感觉。但垂枝樱的美艳中却似乎带着一种毒辣。

“这么看花时，樱花就像是空中掉下来一样……”

南神苑前的垂枝樱，整棵树看上去简直像一座高高隆起的花山，而眼前池边的垂枝樱在初春的阳光下则像一落千丈的血红色瀑布。

“看了圆山公园的垂枝樱吗？”

凉子问的并不是游佐在想的事。

“昨天晚上从店里出来后，随便去看了一下。”

“一定很美吧！”

“像是夜里着火似的。”

凉子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。

“樱花看上去会像着火吗？”

“远远望过去的话，夜色下只有那一块地方腾空浮着一片红光，真

的像在着火一样。”

昨天晚上，游佐和凉子的母亲菊乃一起观赏了垂枝樱。

十点前离开东山南禅寺附近的料亭<sup>①</sup>“辰村”时，游佐约了老板娘菊乃一起去赏花。

这一阵子，每次从东京来京都时，晚上与菊乃约会似乎已成了惯例。特别是昨晚，宴会上来的都是些和游佐一样经营出版社的熟人，所以，把菊乃带出店外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顾虑。

只是二楼的榻榻米宴席上还有一些客人，菊乃一时走不了。于是，游佐便和朋友先出了店门。

游佐在祇园的茶室小坐了一会儿，然后与关店后过来的菊乃在富永町的酒吧碰头时，已经过了十一点。两人在店里坐了三十分钟左右便出了门。正想叫车时，菊乃突然提出：“一起去赏夜樱好吗？”

本来，明天上午去赏花也挺好的。可是“辰村”的一位老客人过世了，明天菊乃要赶到大阪去参加葬礼。

“遗体告别仪式从十点开始，赶紧点的话，估计下午一点就能回到京都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不必在意。”

游佐也必须坐两点的新干线回东京，心想一个人也不是不能去赏花。

可再仔细想想，一个男人单独去赏花，的确太没有味道。

“要不叫凉子陪你去好吗？”

菊乃的独生女儿凉子去年刚从大学毕业，最近时常来店里帮忙。

“反正那孩子上午也闲着没事。”

游佐一开始谢绝了菊乃，但禁不住菊乃热情相劝，慢慢地也就有了和凉子一起去赏花的念头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料亭：主要提供日式料理的高级餐馆。——译者注

“那好，先问问凉子姑娘是不是有空，然后再拜托吧！”

菊乃虽然还没有和凉子的父亲正式离婚，但好像已经分居了十年。

游佐也不曾追根刨底地打听过，只知道凉子的父亲比游佐大三岁。所以，和凉子在一起，被人看作父女也很自然。

“白天的樱花可以和凉子一起去看，晚上的樱花可要和我一起去看哦！”

游佐常来京都，但在这樱花盛开的季节里来京都倒是久违了。特别是垂枝樱，只在花开得较迟的常照皇寺看到过。

“就在附近，很希望你也能去看一看。”

望着车外夜色下的街市，游佐想起了第一次和菊乃上床时的情景。

那也是一个四月的夜晚，两人喝到一半时，菊乃突然提出：“我家的樱花很漂亮，有没有兴致去看看？”

游佐本来还以为菊乃母女住的地方院子里有樱树，过去一看，才知道他们住的是公寓。游佐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问了菊乃后才知道：从冈崎往北走有个真如堂，是菊乃把附近路边的一棵樱树当作了自己的樱树。

“这是染井吉野，不过这棵树的花色比一般的更白，而且花开得特别多。”

那天也是在关了店后去的，游佐虽然没有弄明白菊乃说的樱花特征到底是什么，但也觉得即使是在夜色中望过去，那棵樱树也确实要比其他樱树显得更白。

“我常常把鱼刺什么的埋在树下，等到花开了，每天都过来看它。”

从“辰村”来这里，坐车用不了十分钟。可是，把路边的一棵野樱当作自己的樱树来爱护，也实在可以说是菊乃奇特的聪明。

这天晚上，游佐抛开了长期以来的踌躇，一下子越过雷池，和菊乃有了床第关系。

车内的游佐还在想着两年前的那个晚上的事，突然发现车窗外的景色和那时并不一样，出租车正从四条往八坂神社参道方向驶去。

“你的樱树呢？”

“再早些日子就好了。昨天过来时，花已经谢了。让你去看凋落的残花，未免太可怜了吧！”

结果和菊乃一起看了圆山公园的垂枝樱。到达那里时已十二点多，人影稀疏的夜色下，只有那棵垂枝樱像着了火似的在夜空中燃烧。

赏完樱花，昨晚游佐又和菊乃在旅馆过了一夜。

可能是受了火一般樱花的刺激吧，那晚游佐和菊乃的欲火也格外高涨。

一瞬间，游佐觉得两人简直成了野兽似的而突然停下了动作，但菊乃却将灼热的身体贴上来把自己缠得更紧。

高潮过后，游佐又想起了樱花，但那已是残花凋落、树枝上开始冒出新叶的另一番景色。

房间里恢复了寂静，菊乃穿扮整齐离开时，已过了凌晨三点。

远处传来了人声，一群女学生正在慢慢走近。水兵式学生服雪白的领子在阳光下显得特别耀眼。女学生走过后，接着又过来一群老人，操着一口响亮的关西<sup>①</sup>方言对着女学生们的背影啧啧赞叹。

两群人走过后，游佐站起身来。

正午当空的太阳下，游佐和垂枝樱的影子都显得又矮又小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游佐一提脚，凉子立即跟上来并肩走在了一起。

“别的不再看了吗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天龙寺和车站南边的城南宫也有垂枝樱。”

“凉子小姐知道得真清楚啊！”

“昨天妈妈对我说了后，我就调查了一下。”

昨天菊乃离开旅馆时已是凌晨三点，想来她是在这之前与凉子联系

---

① 关西：泛指包括大阪、京都、奈良、和歌山在内的地区。——译者注

的吧。

“那里的樱花肯定也都开了。”

“可是在这里已经看得够多了。”

说实话，垂枝樱已经让人有些腻烦了。

“下次再看吧！”

“是不是昨晚喝得太多了？”

游佐有点担心凉子会不会知道昨晚的情事，但却无法从阳光下凉子的表情中看出什么。

“御室和山那边的樱花还没开呢。”

“京都的花季长，真好啊。”

“您还会来吗？”

“倒是想来，不过四月份可能比较难。”

想起来以前还不曾有过与凉子单独说话的机会，每次边上一直有菊乃或者游佐的熟人在。今天这么单独和凉子在一起，游佐突然发现凉子要比想象中显得老成。

“这里的垂枝樱，最多还能开两三天吧！”

“垂枝樱会比我们想象的开得更长吧！”

前面又看到了新的垂枝樱，再往前便是庭院的尽头了。

“东京的樱花怎么样啊？”

“今年比京都开得早，恐怕已经谢了吧！”

“这么说今年是看不到了。”

“要是去信州或东北，还是能看到的。”

“您打算去吗？”

“能去当然好。”

出了东庭，进入神宫境内便是一条小石子路，两人沙沙沙地踩着石子路走了过去。

差不多回到大院一半时，凉子开了口。

“要是去看樱花，请带我一起去。”

“带你？……”

游佐回过头来，看到凉子正在用手往上拢着头发。

“我还没有看过京都以外的樱花呢。”

游佐点点头，思忖着凉子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过了平安神宫的牌坊，望见马路时已是正午。来时只有几台旅游大巴，可现在大巴已挤满了半边道路。

“找个地方吃饭去吧！”

光让凉子陪着看花，完了就让她回家似乎也还不够意思了。

“可您不是要赶时间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五点左右能回到东京就是了。”

今晚六点要去新桥的一个饭店参加一个宴会。如果只是一般的宴会，晚一些也没有关系。但今晚是游佐的公司做东招待各地书店老板，自然不能迟到。

“只要乘上两点钟的新干线就来得及。”

“可是……假如是为了我，真的请别在意。”

“不是，我也想休息一下啊。清水那边有一家很安静的饭店，去那里吧！”

游佐用出租车停车处旁的公用电话订好了两人的午餐。

“离这儿不远。”

上了出租车，游佐告诉司机去“坂田”，凉子又问了一遍：

“是坂田吗？”

“知道这个店啊？”

“只知道名字而已……”

“坂田”与“辰村”一样，也是位于东山山麓的一家料亭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庭园，白天在院子里放些折凳，给一般路人休息，还供应简

单的午餐。

过了八坂塔再登上一个小坡便到了坂田。店员把两人带到了二楼拐角一间能看到楼下庭园的包房。

走在外面时，觉得天气热得都有点要冒汗了，但房间里面却正应了“花季天寒”，有点冷飕飕。

“您常来这里吗？”

对两个人来讲，房间太宽敞、桌子也太大了，坐在对面的凉子显得孤单单的，身体似乎也小了一圈。

“以前倒是常来这里，最近好久没来了。”

这些日子，凡在京都吃饭时，基本上是在“辰村”。游佐话中其实就有这么一层意思，但凉子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的庭园。

听说这里光是庭园就差不多有七千平方米。眼下，这里的樱花也在纷纷凋落，池畔已积起了粉色的花瓣。

“要有这么大的庭园该多好啊！”

虽说同是料亭，但“辰村”总共只有七百米来平方米，里面也只有一个小小的庭园。

“可是小也有小的情趣啊！”

“我会把这话告诉妈妈的。”

凉子微笑着答道。这时，女招待把饭菜端了上来。

午餐并不是那种装在盒子里的便当，内容像是定好的。先是一份简单的冷菜，然后是鲷鱼刺青和鱼汤，还有竹笋和海带拼盘，里面还放着粉色樱花状的生麸，确有京都料理的风格。

两人正喝着啤酒，老板娘过来应酬了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可好啊？”

“一直想来，可就是忙得……”

游佐一边解释，一边犹豫着是不是该向老板娘介绍凉子。如果说出这是“辰村”的千金，等于告诉她自己一直泡在了“辰村”。



“昨天和公司的人一起来的，吃了这顿饭就要回去了。”

“要是再早来两三天，这院子里的樱花倒是开得最盛的时候……”

老板娘望了一眼楼下的庭园，然后把视线移到了凉子身上。

“好漂亮的小姐啊！”

“是一位熟人的女儿，今天特意陪我来赏花的。”

“那一定非常开心啦！”

老板娘的脸上虽然挂着笑，话里却带着刺。

“这么悠闲地在京都赏花，还是两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随便聊了一会儿，老板娘走了。凉子像是总算放下心来似的发出了一声轻叹。

“我的脸红不红？”

“脸颊有点红吧。”

凉子皮肤很白，稍微喝了些啤酒就见色了。

“呀，这可怎么办！”

“没关系，这么一点红，到了外边就会褪的。”

一喝酒便会脸红，凉子的妈妈也一样。确切地讲，菊乃是从眼圈开始红起，然后再慢慢扩散。

“对不起，我要失礼一下。”

凉子好像不放心，去洗手间了。

房间里只剩下了一人，游佐把目光移向了庭园。

树梢的影子静静地洒落在纸窗上。一阵鸟儿的尖叫声过后，四周又恢复了寂静。可能是假日刚过，来观赏庭园的人并不多。

等得无聊的游佐又想起了刚才在神宫的小石子路上凉子说的那句话。

“要是去看樱花，请带我一起去。”

凉子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在说这句话呢？

游佐指的是从信州到东北一带的樱花。要去那些地方赏花，肯定要在外面过夜。